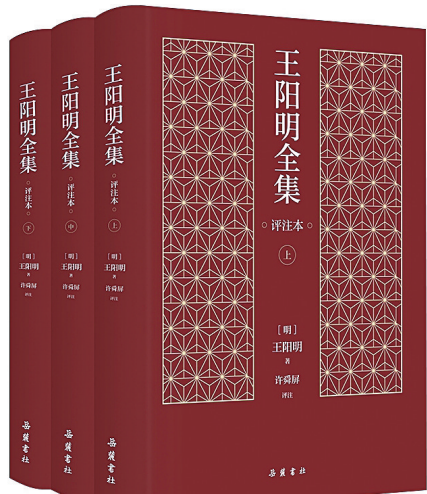


湘版好书

现代人为何要读王阳明

张天杰



《王阳明全集》。

王阳明(1472—1529),本名守仁,谥号文成,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被后人尊为继孔子、朱子之后又一位旷世大儒,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王阳明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家族渊源可追溯至晋代的琅邪王氏。王阳明的祖父王伦,字天叙,品性高洁,胸次洒落,时常雅歌豪咏,尤喜植竹、赏竹,故自号竹轩。王阳明幼时常跟随祖父左右,在其熏陶之下,养得胸襟开阔,视功名如浮云,不为世俗利禄所囿。其父王华,字德辉,晚号海日翁,为王伦次子,自幼勤学有志,后在殿试中高中状元,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王阳明虽以父亲为楷模,自幼苦读儒家经典,然并不热衷功名。据其《年谱》记载,他曾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并不认同“读书登第”这一答案,反而提出了“读书学圣贤”的人生目标。“成圣”之志,不仅成为他一生为人、

为学的根本动因,也成为他在遭遇困厄之际,始终坚持信念、踔厉奋发的力量源泉。正因为自幼便志存高远,王阳明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三不朽”圣人。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可知他绝非墨守成规之人,在其人生道路的各个阶段,几乎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自少年之时起,王阳明胸中便怀有一股凛然正气,自幼就好骑马射箭,十五岁时曾瞒着父亲出游居庸三关,迎面遭遇胡人,随从皆惊,他却毫不退缩,追逐骑射,胡人不敢犯。他还具有难得的军事天才,曾自学兵法,以果核列阵作为戏,取役夫演练什伍法与《八阵图》。勇气、天分及对军事的研习,为他后来取得擒获宁王、经略广西等赫赫事功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读书人大多尊崇朱熹,王阳明也曾与友人一同按照朱熹的工夫论,面对父亲官衙中的竹丛,实践“格物”。钱姓友人三日而病,他自己坚持到第七日也病了,于是开始对朱熹的思想产生怀疑。后来经过龙场悟道,他直接将朱熹的“心”与“理”为“二”,转换为“心即理”的“一”,天理不必外求,而在自己的内心。接着,他对《四书章句集注》中经朱熹改定的今本《大学》提出质疑,转而提倡被收录于一千多年前的《礼记》中的古本《大学》,后来还作了《古本〈大学〉旁释》《大学问》,逐步建构起“万物一体”的心学体系。

明正德七年(1512)开始,王阳明的门人、妹婿徐爱陆续记录下阳明先生问答语录只存留十四条,但这十四条语录至关重要,其中多涉及王阳明的核心思想观念,如“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

明隆庆六年(1572),阳明后学谢廷杰汇集《传习录》各个版本及王阳明的书札、文稿,将其编订为三十八卷,取名为《王文成公全书》。学者认为此《全书》最为完备可靠,后来各个版本的《王阳明全集》多以此为依据加以整理。这也是中国读书人案头必备之书,在东亚文化圈中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然而王阳明毕竟是明朝人,现代人阅读《王阳明全集》,还是需要有所借力,许舜屏先生的评注版《王阳明全集》(岳麓书社 2026年6月)便是很好的读本。此书绝版近百年,此次出版,为此版评注本首次

整理面世。

通观此《王阳明全集》,主要包括语录、文录、别录、外集、续编、附录六大类。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增加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王阳明及其学术思想的评注文字。这些评注,都将王阳明的思想讲解得更加明白晓畅,还针对阳明学与朱子学、佛学的是非得失等问题,结合哲学史予以亲切有趣的指点。需要指出的是,许舜屏的评注也不尽是其本人研读《王阳明全集》的心得,而是多方参考前辈学人成果之后形成的新的理解,比如卷三《传习录下》论及“四句教”,评注就引了黄梨洲(黄宗羲)的观点,并注明“梨洲所言,姑照录之,以为参考”。

那么,现代人为何要读《王阳明全集》?

王阳明一生做过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总督这样的高官,也做过不入流的驿丞,足迹遍布贵州、湖南、安徽、福建、广西、江西、浙江等地。然而他命运多舛,可谓历经百死千难,特别是在得罪宦官刘瑾后,被下诏狱受酷刑并贬至当时蛮荒之地——贵州龙场;平定宁王之乱后,又遭遇各种谗言与陷害,直至其身身后依旧聚讼纷纷。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思想格外多姿多彩。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但被记录在《传习录》这部专门的讲学著作之中,还被记录在他一生留下的六百多首诗歌,以及三百多通书信、七卷奏疏、三卷公移等著作之中,故想要读懂王阳明其人其学,必须通读《王阳明全集》。

读懂王阳明的心学,关键在于弄清楚王阳明如何奠定“心即理”的思想根基,如何努力将外在准则的“天理”,创造性地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能动的“良知”,进而以“知行合一”破除此前儒家知识与实践的割裂,最终归于“致良知”这一彻上彻下的功夫。于是人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动力与更加方便的尺度,实现向内反省与向外行动的圆融统一。由此儒家的社会伦理与生活世界被重新安置在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之中。

《王阳明全集》不仅是王阳明全部心学思想的呈现,也是王阳明一生持续不断的心灵拷问与生命实践的结晶,值得每一个希圣希贤的现代人反复阅读。

读有所得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让今天的中国文艺版图熠熠生辉,也为我们提出了亟须回应的研究课题。湖南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卓今教授《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一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新大众文艺现象的学术著作。该书回应了数字时代的一系列核心命题:创作主体的下沉、评价体系的重构、算法伦理的介入以及劳动者自我表达意识的觉醒。作者独创性地提出了“链式叙事”“准主体”“众在文学”等概念,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并重。

该书有三个突出的亮点。第一,深度阐释“新大众”。作者提出,大众是一种由技术、政治和文化建构的共同体。算法与平台已成为拥有阐释权和生产权的准主体,传统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由此失效。第二,鲜明的跨学科自觉。作者打破学科壁垒,革新研究方法,将传统文学批评与计算分析相结合,借助LDA主题模型、蒙特卡罗模拟等严谨的技术分析,实证地考察了AI在情感计算与叙事归纳上的能力边界,并通过熟悉计算思维的方式,对AI写作展开有理有据的反思。第三,充满灵韵的个案评析。劳动者星从篇中,作者对分不清“人生长恨水长东”的范雨素、泥土里长出来的清溪村农民文学、从尘埃里仰望星空的皮村新工人文学等的细析,带着体温与锋芒,透视着一个个真诚的灵魂。这种对艺术痛感与喜悦的体认,构成了对AI写作的反诘,有力地证明了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该书深入探究了新大众文艺发展中兴起的人机共生体问题。实质上,人机共生是21世纪一种典型的时代特征,甚至可以说是时代症候。这一症候主要表现为时间压缩、边界消解,归根结底是对“快”的极致追求。快节奏的生活、工作,一切都被要求尽快完成,世界以忙碌为荣。技术加持下,个体仿佛都化身为蝙蝠侠,拥有了超级外挂。人机共生体的兴起,正是这一社会症候的折射。那么,这个新主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康德早已指明,人的认知活动离不开外在媒介。卓今在书中提出,以往的媒介形态只有简单的单向交互和有限反馈。而进入数字时代,记忆的外化、算法的递归,使机器成为认知的主动参与者。因此,数字时代的主体,其实是生物脑与搜索引擎、数据库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构成的认知组合体。

从理论上,对于人类来说,这确实像一种“增强”,一种可被视作心智外挂的超级辅助装置。但如果从哲学思辨落到现实肉身,问题就变得复杂。是否人人都能成为蝙蝠侠式的高阶行动者?当前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对比有AI辅助与无AI辅助条件下的大脑整体活动,长期依赖AI工具会导致认知参与度下降、主动思考意愿衰减,甚至对神经可塑性产生不可逆的改写影响。AI对人类的反向驯化是一种精准的筛选机制,个体的喜好、表达、写作风格,被层层收编,最后直指人类思考权的剥夺。

实际上,共生状态让人处理具体工作时更快,但并没有使人变得更有深度、更有判断力。你依然是你,只是技术把人需要亲历钻研、反复内化方能形成的“属己之识”,置换为公共的、外在于个体的“他者之知”。技术制造范本,帮人类建立客观标准,让你对全然陌生的领域也能快速通识。如果人类把认知全部寄托在这个范本身上,就始终缺少亲身经验,无法在反复实践中建立起直觉,也就成不了那个领域的专研者。

该书其实在追问一个根本问题:现在我们如何再谈文学的价值?当我们想要重估文学价值的时候,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写作的问题甚至是危机。这一危机表面源于对技术性依赖和主体性消解的焦虑,实质却是写作动机的异化,即写作沦为完成指标的绩效化操作。在劳动者的文化实践中,我们触摸到了真诚的、鲜活的、跃动的生命气息。“劳者歌其事”——劳动的人歌唱他的劳作,痛苦的人抒发苦痛,喜悦的人记录欢悦。既然AI写得比很多人都好,并且有很多方式能让人获得即时的愉悦,那么劳动者为什么还要拿起笔?我想,“想写”比“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写作不能被绩效化,否则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理由。这是我们今天积极关注新大众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切有价值的文学,都应产生于“不得不写”的冲动。无论是搞文学创作,还是做文学研究,应当有作为身体的抵抗,即以强大的定力与绩效机器保持一定的距离,回归本心。“纯”的写作自觉,是我们直面数字时代的行动武器。唯有如此,才能重新建立起良好的写作生态。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数字时代,如何再谈文学的价值

王瑞瑞

我写我书

编者按

我们终日奔波,却时常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心神漂泊,找不到内心的锚点。著名学者周国平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精神困境的追问。近日,《至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旨在为当代人奉上一本人人可读、人人可悟的现代启示录。

人要有一点逍遥的精神

周国平

在中国哲学家里,庄子是我最喜欢的。我读《庄子》,心中充满惊喜,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国,竟然诞生了这样一个哲学上的旷世天才,文学上的第一才子,同时又是一个超级可爱的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用“至人”来称呼他,是因为庄子常把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称作“至人”,而这个称呼用在他自己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在我的理解中,至人是既本真又通透的人,大写的人,活在最高境界的人。

庄子是最热爱生命的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对生命的热爱,因此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样保护生命的纯粹,二是怎样追求生命的长久。

解决第一个问题,他指出,损害生命之纯粹的主要因素是物质和世俗。“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外篇·缮性》)。因此,保护生命的纯粹,就是要守住你的自我,

不让它迷失在物质的追逐之中;守住你的本性,不让它迷失在世俗的喧嚣之中。这样一种合乎生命本性的情状,他称之为“性命之情”。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主张超越小我,进入一种同宇宙大我合一的境界,从而让生命超越生死的界限,达于永恒。这样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他称之为“逍遥游”。

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和精神,生命贵在纯粹,精神贵在自由。用我的话说,老天给了每个人一条心,一颗心,把命照顾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在庄子,性命之情便是对命的照看,逍遥之游便是对心的安顿。庄子自己是一个典范。他一生贫穷,只是一个小小公务员,薪水微薄,靠打草鞋维持生计。但他名气很大,楚威王派使者带一千两银子去请他,要聘他当楚国的宰相,被他怼了回去。他安于贫穷,一边打草鞋,一边神游天外,

壮思逸飞,写出了千古流传的漂亮文章。

庄子也是最通透的人。庄子的精神,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自由魂,平常心。他有一颗自由魂,又有一颗平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杂篇·天下》中的这句话,最能反映他的精神特色。

他独自与天地精神往来,但并不因此就看不起万物;而是不存分别心,不下是非的判断,与世俗平等相处。他说“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自失”(《杂篇·外物》),只有至人能够游于人世而不怪僻,顺随人情而不丧失自己,而这正是他对待世俗的态度。他既反对失性于俗,也反对刻意求高。无论沉沦世俗的庸人,还是自命清高的隐士,他都看不上眼。他的逍遥游既不是出世,也不是入世,而是融通两者,以出世的心态过入世的生活,



《至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

在人间世做一个自由的精灵。

佛家出世,儒家入世,道家则游走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有人称这为玩世,批评这是滑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大智慧。只是入世,局限于人间的事务,未免狭窄。只是出世,断绝尘缘,又太虚无。道家提供了一个角度,与人间保持一个灵活的距离,参与但不迷恋,超脱但不弃绝,亦即亦离,可进可退,有什么不好!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只是入世是内卷,只是出世是躺平,而道家找到了一种既不内卷又不躺平的方式,叫作逍遥。人有一点儿逍遥的精神,就能够活得快乐而自由。

走马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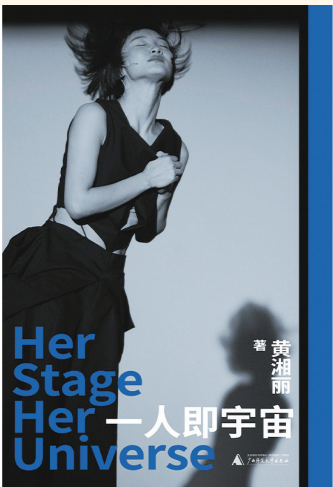
18年18部剧,“独角戏女王”如何破茧成蝶

吴昊

来自湖南岳阳的黄湘丽是孟京辉戏剧工作室核心女演员,也是娄烨电影《兰心大剧院》主演之一。

18年来,她出演18部戏剧,3000多次站上舞台,其中7部为独角戏。从《恋爱的犀牛》的崭露头角,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你好,忧愁》《夜色温柔》等独角戏的破茧成蝶,她在个人首部随笔集《一人即宇宙》中首次回望自己的戏剧之路。

《一人即宇宙》记录了黄湘丽首部独角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诞生始末,她如何用音乐进入角色,如何独自面对首演前的巨大压力;也写《你好,忧愁》遭遇冷场,没有掌声时,演员如何在孤独中继续坚持;写《伤心咖啡馆之歌》如何与音乐家们一起成就阿那亚海边舞台的浪漫时刻;也回忆《夜色温柔》临近演出被叫停重排、带病排练与极限演出的痛苦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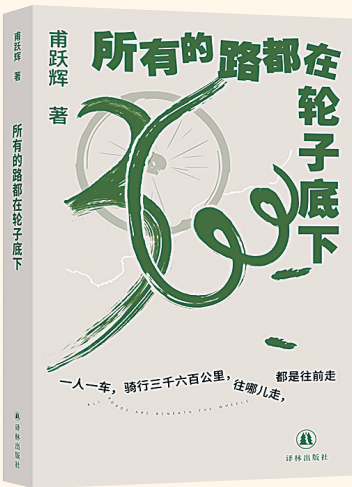
《一人即宇宙》。

33天骑行3600公里,是“往前走”也是“往里走”

吴昊

3年前的夏天,作家甫跃辉的一项“壮举”“引爆”了朋友圈:2023年7月9日到8月10日,他一人一车,用了33天,从上海松江骑行回到老家云南保山,全程大约3600公里。骑行途中,甫跃辉每天都坚持在公众号更新当天的骑行日记,遇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也会用手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如此评论这场骑行:“很多作家写‘远方’是想象,甫跃辉是用脚踩出来的。33天的日晒雨淋、爬坡爆胎,让他的文字不再悬浮,有了泥土和汗水的质感。”

2026年夏天,甫跃辉在骑行日记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书中,甫跃辉曾经引用过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而对甫跃辉来说,这场骑行的意义既是“往前走”,也是“往里走”——3600公里的路上,甫跃辉完成了与自我、与生命的深度对话。



《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